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五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桓此出事事處置妥當深得盟主之體不愧爲五霸之首如  
魯願從征則以險遠而不肯勞其跋涉燕人願爲前隊則以方  
經兵因而不肯令其衝鋒分屯于葵茲委鮑叔牙以轉運安放  
穩寔付托得人也休兵三日汰疲用精恤軍力也不戮降夷一  
一撫慰收戎心也追逐山戎直搗孤竹不立夷種以益燕封一  
勞永逸之計也教燕修貢長爲周藩小泉之田以昇無終親斬  
答里錄恤高黑契惜叔牙賞當功而罰當罪仍不失尊周之名

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禮不愛鹵獲以酬親過而得經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匹五霸桓文爲盛齊桓又正于晉文至聖之言固無虛譽而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漸染于管甯之故歟

管子一生用兵這次寔爲大戰看他處處精密處處謹慎用計用力無不得宜真是大將之才

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講而伐戎之役幾乎數陷于危可見兵之危事曷可以輕試也哉

老馬識途蟻穴知水俱從博物中得來今人但只在平章摘句啜博物爲無用不知倘遇疑難之事其將何以自全也

詒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

**令支**

令支音零欽卽今永平府遷安縣地亦曰離支其

西爲

**燕**

**齊**

令支界于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臣不

頁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爲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伯遂

統茂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過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佳遣人走

間道告急于齊齊桓公問于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爲患南有楚北有

戎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可見盟主原不是好做的卽戎不病燕猶

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師過濟水魯莊公

迎之于魯濟濟水界齊魯之中西爲魯濟東爲齊濟桓公告以伐戎之事魯侯曰君剪

豺狼以靖北方做邑均受其賜豈唯燕人享人願索做賦以從一個願去

願去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玉趾一個不要他去不要他去前又是

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

魯侯望西北進發却說令支子名密盧踰躡燕境已及二月擄掠子

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去桓公兵至薊門關古燕地今薊州燕莊

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

退戎兵必然又來

不盡托折斷不休心小

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

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爲前隊

一個願出力

公曰燕方經兵因何忍復令衝鋒

一個不要出力

又不要得又是君姑將後軍爲寡

人聲勢足矣燕莊公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

今玉田縣地

雖戎種不

附山戎可以招致使爲嚮道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隰朋召之無

終子卽遣大將虎兒斑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人

貪利不厚宿無

以得其心也使爲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山路逼峻問于燕

伯曰此地名葵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輕重

資糧分其一半屯聚于葵茲

把穩

之甚令士率伐木築土爲關留鮑叔牙

把守委以轉運之事

有他把守轉運連戎也放心

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

兵行

要謀兼程而進却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遠買計議速

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沖之可獲全勝

亦說得是可見戎出

未嘗無計密盧與之三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以等

**齊**兵到來行事虎兒斑前隊先到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虎兒斑奮  
勇于持長柄鐵瓜鎚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亦挺大捍  
刀相迎略鬪數合速買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皆應把虎兒  
斑之兵截爲二段虎兒斑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恰遇**齊**侯大軍  
已到王子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斑救出速買大敗  
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有愧色桓公曰勝負  
常事將軍勿以爲意乃以名馬賜之如此用人那怕他不死力虎兒斑感謝不

已大軍東進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齊**莊公結寨于山上王子

成父賓須無立二營于山下皆以大車聯絡爲城巡警甚嚴次日**令**

**齊**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沖突數次  
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必是這等方弄得精嚴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

兵漸漸稀少皆下馬臥地口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今日可雪恥也虎兒斑應諾軍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遶殺出隰朋曰恐**戎**兵有計管仲曰吾已料之矣卽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右兩路接應專殺伏兵原來山戎慣用埋伏之計見**齊**兵堅壁不動乃伏兵于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齊**兵虎兒斑馬頭到處**戎**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卽時勒馬而回密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望悉力來攻却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戎**兵又大敗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齊**欲進兵必繇黃臺山谷口而入吾將木石擋斷外面多掘抗塹以重兵守之亦是一策不可輕看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飛越也伏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于濡水濡水從塞外東東南過令支若將濡流壩斷彼軍中泛水飲必亂亂則必潰

亦是行兵好計不可以成敗論之吾因潰而乘之無有不勝一面再遣人求救于孤

竹國借兵助戰此萬全之算也密慮大喜依計而行却說管仲見

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諜者探聽行軍最貴偵探要緊之事回

言黃臺山大路已塞斷了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尙有別徑可入否

虎兒斑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直擣其國若要尋別徑

須從西南打大寬轉絲芝蔴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數里方是

巢穴行軍必須嚮導止爲此等處要緊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動耳正商議間牙

將連瑛稟道戎主斷吾汲道軍中乏水如何虎兒斑曰芝蔴嶺一派

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載亦自難往桓公傳令教軍士繫

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隰朋進曰臣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

處掘之軍士各處搜尋並無蟻蛭又來稟復隰朋曰蟻冬則就暖居

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必于山之陽物從得來不可亂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掘軍士如其言果於山腰掘得水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隱朋可謂聖

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改爲龍泉山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

打聽得齊軍未嘗乏水大駭曰中國豈有神助耶不知博物速買曰

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戰亦是一策只是不高彼糧

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管仲使賓須無假托轉回葵茲取糧却用虎

兒斑領路引一軍取芝蔴嶺進發以六日爲期却教牙將連孛曰往

黃臺山挑戰以綴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我兵並不接戰管

仲曰以日計之賓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

士卒各負一囊實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遇塹坑處卽

以土囊填滿大軍直至谷曰發聲喊齊將木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

爲無患此大壞事人總是日與連買飲酒爲樂忽聞齊軍殺入連買

跨馬迎敵未及交鋒我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連買知小路有失

無心戀戰保著密盧望東南而走賓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

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仗牛羊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爲

有奪還國子女不可勝計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箠食壺

漿迎降于馬首桓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甚得征夷之法

人大悅桓公召降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

爲隣素相親睦近亦曾遣人乞師未到此行必投也桓公問

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乃東南大國自朝便有城郭從

此去約百餘里有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界內但山路險峻難

行耳桓公曰黨山戎爲暴旣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

將高黑連乾糧五千到桓公卽留高黑軍前聽用于隆中挑選

精壯千人付虎兒斑帳下以補前損折之數休兵三日然後起程却

說密盧等行至見其主答里呵哭倒在地備言兵恃強侵奪

我國意欲乞兵報仇 答里呵曰俺這里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  
這幾日不意你喫了大虧此處有卑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里將竹  
筏盡行拘回港中國兵播翅亦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  
殺去即前管子所云木經挫折必然復來之說也恢復你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兀元  
帥曰恐彼造筏而渡宜以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呵曰  
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不聽黃花之言再說國桓公大軍起程行不  
十里望見頑山連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箐塞路有詩爲證

盤盤曲曲接青雲

怪石嵯峨路不分

任是胡兒須下馬

還愁石窟有山君

管仲教取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撒入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唵唵剝剝  
燒得一片聲響真個草木無根狐兔絕影火光透天五日夜不絕火  
熄之後命鑿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稟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

曰○馬便于驅馳惟車可以制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

上山歌曰

山嶷嶷兮路盤盤木濯濯兮頑石如欄雲薄薄兮日生寒我驅車  
兮上巉岼風伯爲馭兮兪兒操竿如飛鳥兮生羽翰音陟彼山巔  
兮不爲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鞞鞞兮人吐氣歷幾盤分  
頃刻而平地搏彼戎盧兮消烽燧勒動孤竹兮億萬世

人夫唱起歌來你唱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卑耳之  
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嘆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管仲對  
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  
兼程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

忘其形

二語說得透徹試看守藝人每用力時口中多作歌唱可見

桓公曰仲父通達人情一至

於此於是催趨車徒一齊進發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面大小車輛俱壅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有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桓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立冠赤著兩脚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逐之狀然後以右手撫衣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狀管仲曰此正臣所製歌詞中兪兒者是也桓公曰兪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兪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見其殆是乎拱揖相逐者欲君往伐也撫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也君以向左也鬻翁有詩論管仲識兪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

仲父何從識兪兒

豈有異人傳異事

張華博物總堪疑

管仲又曰既有水沮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  
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卽卑耳溪溪水大而且深  
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國主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啻丈餘  
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濶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公撫掌曰  
兪兒之兆驗矣歸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殆神助君侯  
成功也桓公曰此去國城有路多少歸莊公曰過溪東去先圍子  
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乃國朝國三君  
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卽國國君之都也虎兒  
斑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處萬一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  
路而行又精密又穩當其精密當總從謹慎中來也乃令軍人伐竹以簾貫之頃刻之間

成後數百留下車輛以爲載筏軍士牽之下了山頭將軍馬分爲二  
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乘筏而渡爲正兵公子開方暨  
貂隨著西桓公親自接應賓須無同虎兒斑引著一軍從左涉水而  
渡爲奇兵管仲同連摯隨著西莊公接應俱于團子山下取齊却說  
答里阿在無棣城中不知西兵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  
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渡慌忙報知城中答里阿大驚卽命黃花  
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速買爲前部黃花元  
帥曰屢敗之人難與同事輕薄之言其實可恨跨馬逕行答里阿謂密盧曰西  
北團子山乃東來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裏隨後也  
到密盧口雖應諾却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人  
都要不悅不却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  
獨密盧也住斫殺高黑戰黃花不過却得要走王子成父已到黃花撒了高黑

便與王子成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西侯大軍俱到  
公子開方在右豎貂在左一齊掩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  
人馬被圍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單騎奔逃將近圍子山見兵  
馬如林都打著西侯西國西三國旗號乃是賓須無等涉水而渡先據  
了圍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採樵之人從小路爬山  
得脫西桓公大勝進兵至圍子山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再公議  
征進却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前哨報道圍子山已被西兵所占  
只得就馬鞭山屯札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  
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乘賤報仇合  
借力干波更是不該莫化斬愧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  
之漏蹄黃花大恨人人要恨不回至無棣城見答里阿請兵報仇答  
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西侯所恨在于西國令



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十國君與之講和可不戰而退是  
官報私仇計算却未嘗不是 答里阿曰密盧窮而歸我何忍賣之宰相兀律古進

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爲功答里阿問何計兀律古曰國之北有地

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音述水之地音有石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

之於此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

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沙刮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谷路紆曲

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

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整頓軍馬坐待其敝豈非妙計答里阿曰

兵安肯至彼乎兀律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孤竹之令城中東南

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于國侯只說吾主逃

往砂磧借兵彼必來追趕墮吾計矣黃花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

千人依計而行黃花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國侯如何肯信

若使成功主公亦必不加罪遂至馬鞭山來口密盧却說密盧正與  
兵相持未決且喜黃花救兵來到欣然出迎黃花出其不意卽於  
馬上斬密盧之首連買大怒縛刀上馬來鬪黃花兩家軍兵各助其  
主自相擊鬪互有殺傷連買料不能勝單刀獨馬還奔虎兒班營中  
投降虎兒班不信叱軍士縛而斬之可憐國君臣只因侵擾中  
原一朝俱死于非命豈不哀哉史官有詩云

山有黃臺水有濡 周圍百里令支居

燕山崗獲今何在 國滅身亡可嘆吁

黃花元帥并有密盧之眾直奔國君獻上密盧首級備言國主傾國  
逃去砂磧與外國借兵報仇臣勸之投降不聽今自斬密盧之首投  
于帳下乞收爲小卒情願率本部兵馬爲嚮道追趕國主以效微勞  
桓公見了密盧首級不辭不信卽用黃花爲前部引大軍進發直抵

無棟果是個空城益信其言為不謬誠恐答里阿去遠止留董公  
兵一支守城其餘盡發連夜追襲黃花請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同  
之大軍繼後已到砂磧桓公催軍遠進行了許久不見黃花消息看  
看天晚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千重慘霧冷淒淒數羣啼鬼  
亂颯颯幾陣悲風寒氣逼人毛骨俱悚狂飈刮地人馬俱驚軍馬多  
有中惡而倒者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仲謂桓公曰臣久聞北方  
有旱海是極利害之處恐此是也向不早些探聽幾陷于危偵深不明之故也不可前行

桓公急教傳令收軍前後隊已自相失帶來火種遇風即滅吹之不  
然管仲保著桓公帶轉馬頭急走隨行軍士各各敲金擊鼓一來以  
屏陰氣二來使各隊聞聲來集只見天昏地慘東西南北莽然不辨  
不知走了多少且喜風息霧散空中現出牛輪新月眾將聞金鼓  
之聲追隨而至屯扎一處揆壬天曠日點眾將不缺止不見隱明

人其重馬七斷入續損折無數幸而隆冬閉塞毒蛇不出車聲喧鬧  
猛獸潛藏這等去處亦有天幸不然難保萬全也不然真箇不死帶傷所存無幾矣管

仲見山谷險惡絕無人行急教尋路出去有東冲西撞盤盤曲曲全

無出路桓公心下早已著忙管仲進曰臣聞老馬識途無與山戎

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

之宜可得路也又是博物之驗所以君子貴博物也桓公依其言取老馬數匹縱之先

行委委曲曲遂出谷口聶翁有詩云

蟻能知水馬知途 異類能將危困扶

堪笑淺夫多自用 誰能舍己聽忠諫

再說黃花元帥引將高黑先行趕走陽山一路高黑不見後隊大

軍來到教黃花暫住等候一齊進貪黃花只顧催遣高黑心疑勒馬

不行被黃花執之來見主谷里阿黃花瞞過殺密盧之事只說

水同列對志 卷之五

密盧在馬鞭山兵敗被殺臣用詐降之計已誘四侯大軍陷于早海  
又擒得四將高里在此聽憑發落谷里阿謂高黑曰汝若投降吾當  
重川高黑睜目大罵曰吾世受四恩安肯臣汝犬羊哉又罵黃花汝  
誘吾至此我一身死不足惜吾主兵到汝君臣國亡身死只在早晚  
教你悔之無及黃花大怒拔劍親斬其首真忠臣也谷里阿再整軍  
容來奪無棣城四莊公因兵少城空不能固守令人四面放火詭亂  
殺出直退回圓子山下寨再說四桓公大軍出了迷谷行不十里遇  
見一枝軍馬使人探之乃公孫熙朋也於是合兵一處避奔無棣城  
來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行走管仲使人問之答曰四土  
逐去四兵已回城中吾等向避山谷今亦歸梓里耳管仲曰吾有計  
破之矣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士數人假扮做城中百姓隨著家人  
混入城中只待夜半舉火為應虎兒斑依計去後管仲使豎貂攻打

南門運軍攻打西門公子開方攻打東門只留北門與他走做路却  
教王子成父和臨明分作兩路埋伏于北門之外只等答里阿出城  
截住擒殺管仲與桓公離城十里下寨時答里阿方救滅城中之  
火招回百姓復業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以備廝殺是夜黃昏時後  
忽聞炮聲四舉報言兵已到將城門圍住黃花不意兵即至大  
喫一驚驅率軍民登城守望延至半夜城中四五路火起黃花使人  
搜索放火之人虎兒斑率十餘人逕至南門將城門欲開放豎貂軍  
馬入來黃花知事不濟扶答里阿上馬覓路奔走聞北路無兵乃開  
北門而去行不二里但見火把縱橫鼓聲震地王子成父和臨明兩  
路軍馬殺來開方豎貂虎兒斑得了城池亦各統兵追襲黃花元帥  
死戰良久力盡被殺答里阿爲王子成父所獲兀律古死於亂兵之  
中至天明迎接桓公入城桓公數答里阿助惡之罪親斬其首懸之

比門以警戎夷安撫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桓公十分嘆

息卽命錄其忠節待回國再議恤典莊公問侯兵勝入城亦自

回子山飛馬來會稱賀已畢桓公曰寡人赴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

成功令一朝珍滅闢地五百里然寡人非能越國而有之也

請以益君之封莊公曰寡人籍君之靈得保宗社足矣敢望益地

惟君筵置之桓公曰北垂僻遠若更立夷種必然復叛君其勿辭東

道已通勉修先召公之業百絲丁長同爲北藩寡人與有榮施矣說

明處得當歸到尊周方是夷伯乃不敢辭桓公卽無棣城大賞

三軍以國國有助戰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界之小泉山今在

虎兒斑拜謝先歸桓公休兵五日而行再渡卑耳之溪於石墜取下

車輒整頓停當緩緩而行見令支一路荒煙餘燼不覺漉然謂伯

曰戎主無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鮑叔牙自葵茲關來迎桓公曰

饋不之皆大夫之功也又分付魯伯設成葵茲關遂將魯兵撤回魯伯送桓公出境戀戀不貪不覺送入魯界去魯界五十餘里桓公曰

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身人不可無禮于魯君乃割地至所送之

處界魯此是齊桓駱達以為謝過之意魯伯苦辭不允只得受地而

還在其地築城名曰魯留今在滄州言留魯侯之德于魯也魯自

此西北增地五百里東增地五十餘里始為比方大國諸侯因桓公

救魯又不貪其地莫不畏魯之威感魯之德史官有詩云

千里提兵治犬羊 要將職貢達周王

休言黷武非良策 尊讓須知定一匡

桓公還至魯莊公迎勞于水次設饗稱賀桓公以莊公親厚特

分二成鹵獲之半以贈魯這只是人情好看耳然莊公知管仲有采

邑名曰小穀在魯界首乃發丁夫代為築城以悅管仲之意時魯莊



系三十二年國惠王之十五年也是年秋八月魯莊公薨魯國大亂  
要知魯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魯莊只因有孟任一段姻緣故應承齊女之婚好讓孟任署印  
耳只是娶了姜氏既不寵愛又不加意防閑以致通于慶父釀  
成禍亂魯莊之混帳沒分曉此又其一事也

有力而悍與好勇無禮之人皆不可親近而又不可種仇慮其  
有變也况種之仇而又近之乎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鞭打  
健兒而使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觀魯般之被弑于圍人堂也  
信然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蓋身重而宜  
自愛也子般之臨喪門公之夜出先已不知自愛矣豈遭弑逆  
之禍後人可不戒哉

管子之博物不能知取水之法隰朋知之不能知委蛇之狀  
皇子知之可見學問無窮桓公曰在獨者暗任眾者明雖是爲  
管子蓋羞然却亦是至理

話說公子慶父字仲國莊公之庶兄其同母弟名牙字叔則莊公之  
庶弟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成一友字文遂以爲名  
字季謂之季友雖則兄弟三人同爲大夫一來嫡庶之分二來惟季  
友最賢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莊公卽位之三年曾遊郎臺郎地於  
臺上窺見黨氏之女孟任容色姝麗使內侍召之孟任不從莊公曰  
苟從我當立汝爲夫人也孟任請立盟誓莊公許之孟任遂割臂血

晉神與莊公同宿于臺上遂載回宮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這等來法如何做得夫人

歲餘生

下一子名般莊公欲立孟任爲夫人請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許必欲

其子與母家聯姻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爲婚只因姜氏年幼直待

二十歲上方纔娶歸所以孟任雖未立爲夫人那二十餘年却也權

主六宮之政

位號雖不曾得却享了二十餘年夫人之福了

比及姜氏入魯爲夫人孟任已

病廢不能起未幾卒以妾禮葬之姜氏久而無子其娣叔姜從妹生

一子曰啓先有妾風氏乃

魯子小國

之女生一子名甲風氏將申

托于季友謀立爲嗣季友曰子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爲夫人莊公念

是殺父仇家外雖禮貌心中不甚寵愛

這等看來魯莊之不報仇只是怕耳

公子慶父

生得魁偉軒昂姜氏看上了他

到是他去俯就

陰使內侍往來通語遂與慶

父私通情好甚密因與叔牙爲一黨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爲君叔牙

爲相鬻翁有詩云

浮風鄭衛只尊帝  
更有齊風不可當

堪笑魯邦偏締好  
文姜之後又哀姜

莊公三十一年一冬無雨欲行雩祭祈禱先一日演樂于大夫梁氏

之庭梁子之後梁氏有女色甚美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爲夫人

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而觀演樂梯牆觀樂小家子氣圍人犖養馬子名犖

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立于牆下故作歌以挑之歌曰

挑之天天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不能踰牆願同翼羽兮化

爲鴛鴦

公子般亦在梁氏觀雲間歌聲出看見圍人犖大怒命左右撻下鞭

之三百前見吃醋然却說不出來血流滿地犖再三哀求乃釋之公子般詰之于

莊公莊公曰犖無禮便當殺之不可鞭也犖之勇捷天下無比鞭之

必懷恨于汝矣原來圍人犖有名絕力曾登稷門會南城樓飛身而

下及地復湧身一躍遂手攀樓屋之角以手撼之樓俱震動莊公勸  
殺榮亦畏其勇故也子般曰彼匹夫耳何慮焉國人榮果恨子般遂  
投慶父門下次年秋莊公疾篤心疑慶父故意先召叔牙問以身後  
之事叔牙果盛稱慶父之才若主魯國社稷有賴况一生一及

及謂兄

亡弟及魯之常也莊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友問之季友對曰君與

孟任有盟矣既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莊公曰叔牙勸寡人立慶父  
何如季友曰慶父殘忍無親非人君之器叔牙私于其兄不可聽之  
臣當以死奉般莊公點首遂不能言季友出宮急命內侍傳莊公口  
語使叔牙待于大夫鍼季之家卽有君命來到叔牙果往鍼氏季友  
乃封鴆酒鴆音朕鳥羽其毒以漬酒殺出一瓶使鍼季毒死叔牙復手書致牙曰君  
有命賜公子死公子飲此而死子孫世不失其位不然族且滅矣叔  
牙猶不肯服鍼季執耳灌之須臾九竅流血而死史官有詩論爲牙

之事曰

周公誅管安周室

季友鳩牙請魯邦

爲國滅親真大義

六朝底事忍相戕

是夕莊公薨季友奉公子般主喪諭國人以明年改元各國遣弔自不必說至冬十月子般忿外家黨氏之恩聞外祖黨臣病死往臨其喪慶父密召圍人蒙謂曰汝不記鞭背之恨乎夫蛟龍離水匹夫可

觀此語可知制輕出之非

汝何不報之於黨氏吾爲汝主牽曰苟公子相助敢

不如命乃懷利刃夤夜奔黨大夫家時已三更踰牆而入伏于舍外

至天明時小內侍啓門取水圍人牽直入寢室子般方下牀穿履驚

問曰汝何至此牽曰來報去年鞭背之恨耳子般急取牀頭劍劈之

傷額破腦牽左手格劍右手握刀刺般中脅而死內侍驚報黨氏黨

氏家眾操兵齊來攻牽因破腦不能戰被眾人亂砍爲泥季友聞

子般之變知是慶父所為恐及于禍乃出奔魯國以避難慶父伴為

不知罪歸於閔人瑛滅其家以解說于國人夫人姜氏遂欲立慶父

慶父曰二公子謂申與啟猶在不盡殺絕未可代也姜氏曰當立申乎慶

父曰申年長難制不如立啟乃為子般發喪假訃告為各親至魯國

告以子般之變納賄于豎貂立公子啟為君時年八歲是為閔公閔

公乃叔姜之子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姊也閔公為魯桓公外甥閔公

內畏哀姜外畏慶父欲借外家為重故使人訂魯桓公會于落姑之

地齊地閔公率桓公之衣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八歲小兒即知如此可謂早慧矣有才無

祿甚是垂淚不止桓公曰今者魯大夫誰最賢閔公曰惟季父最賢

今避難于魯國桓公曰何不召而復之閔公曰恐慶父見疑全不似

語遭試桓公曰但出寡人之意誰敢違者乃使人以桓公之命召季

友于魯國閔公次于郎地候季友至郎並載歸國立季友為相托言魯

侯所命不敢不從時周惠王之六年魯閔公之元年也是冬魯侯復

恐魯之君臣不安其位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且窺慶父之動靜閔

公見了仲孫湫流涕不能成語後見公子申與之談論魯事甚有條

理仲孫曰此治國之器也囑季友善視之因勸季友早除慶父季友

伸掌示之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曰湫當言于吾君儻有緩急

不敢坐視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仲孫曰苟公子能忠子社稷寡君

亦受其賜豈惟湫乎固辭不受慶父悚懼而退仲孫辭閔公歸謂桓

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桓公曰寡人以兵去之何如仲孫曰慶

父兇惡未彰歸罪國人故也討之無名臣觀其志不安于爲下必復有變乘

其變而誅之此霸王之業也桓公曰善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只

爲閔公是魯侯外甥况且季友忠心相輔不敢輕動忽一日閔人報

大夫卜齒音以相訪慶父迎進書房見卜齒怒氣勃勃問其來意卜齒

五卷二十六



訴曰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田庄相近被慎不害用強奪去我去告

訴主公主公偏護師傅反勸我讓他以此不甘特來投公子求於主

公前一言慶父屏去從人謂卜齮曰主公年幼無知雖言不聽子若

能行大事我為子殺慎不害何如卜齮曰季友在懼不免謂免禍慶父

曰主公有童心嘗夜出武闔官中小門官遊行街市子伏人於武闔候其

出而刺之但云盜賊誰能知者吾以國母袁之命代立為君逐季友

如反掌耳卜齮許諾乃求勇王得秋亞授以利匕首使伏武闔閤公

果夜出秋亞突起刺殺閤公左右驚呼擒住秋亞卜齮領家甲至奪

去慶父殺慎不害於家仍是弑子故智季友聞變夜叩公子申之門蹴之

起告以慶父之亂兩人同奔邦國府姬縣今宛川避難髡翁有詩云

子般遭弑閤公戕

操刃當時誰主張

魯亂素繇宮闈起

娶妻何必定齊姜

却說國人素服季友聞魯侯被殺相國出奔舉國若狂皆怨卜齮而恨慶父是日國中罷市一聚千人先圍卜齮之家滿門遭戮將攻慶父聚者益衆慶父知人心不附欲謀出奔想起魯侯曾藉魯力以復國魯國有恩可因魯以自說於齊况文姜原有莒醫一脈交情今夫人姜氏卽文姜之姪女有此因緣凡事可托遂微服扮作商人載了貨賂滿車出奔魯國夫人姜氏聞慶父奔魯安身不牢亦想至魯國躲避不止避難想是還想快活左右曰夫人以仲慶父故得罪國人今復聚一國誰能容之季友在魯眾所與也夫人不如適齊以乞憐于季乃奔齊國求見季友季友拒之弗見季友聞慶父姜氏俱出遂將公子申歸魯一面使人告難于齊桓公謂仲孫湫曰今魯國無君取之何如仲孫湫曰魯秉禮之國雖遭弑亂一時之變人心未忘魯公不可取也况公子申明習國事季友有勸亂之才必能安集眾庶不如因而

守之桓公曰諾乃命上卿高侯率南陽齊邑甲士三千人分付高侯

相機而動公子申堪主社稷即當扶立為君以修隣好不然便可併

兼其地高侯領命而行來至魯國恰好公子申季友亦到高侯見公

子申相貌端莊議論條理心中十分敬重遂與季友定計擁立子申

為君是為僖公使甲士幫助魯人築鹿門之城以防魯之變季友

使公子奚斯隨高侯至魯謝魯侯定國之功一面使人如莒要假手

魯人以戮慶父啖以重賂却說慶父奔莒之時載有魯國寶器因魯

醫以獻子魯子納之至是復貪魯重賂使人謂慶父曰魯國福

小懼以公子為兵端請公子改適他國慶父猶未行魯子下令遂之

慶父思豎貂曾受賂相好乃自魯如齊驢吏素知慶父之惡不敢

擅納疆吏如此君相可知真好齊國乃寓居于汶水之上恰好公子奚斯謝魯事畢

還至汶水與慶父相見欲載之歸國慶父曰季友必不見容子魚斯

字能爲我代言乞念先君一脈願留性命長爲匹夫死且不朽奚斯

至魯復命遂致慶父之言僖公欲許之季友曰使弑君者不誅何以

戒後因私謂奚斯曰慶父若自裁尙可爲立後不絕世祀也奚斯領

命再從汶上欲告慶父而難于啓齒乃於門外號陶大哭慶父聞其

聲知是奚斯乃嘆曰子魚不入見而哭甚哀吾不免矣乃解帶自縊

於樹而死奚斯乃入而殮之還報僖公僖公嘆息不已忽報魯子遣

其弟羸<sup>音疑</sup>孛領兵臨境聞慶父已死特索謝賂季友曰魯人未嘗擒送

慶父安得居功乃自請率師迎敵僖公解所佩寶刀相贈謂曰此刀

名曰孟勞長不滿尺鋒利無比叔父寶之季友懸于腰袴之間謝恩

而出行至酈池<sup>魯邑</sup>魯公子羸孛列陣以待季友曰魯新立君國事未

定若戰而不勝人心動搖矣孛孛貪而無謀吾當以計取之乃出陣

前請羸孛面話因謂之曰我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聞公子多力善

博友請各釋器械與公子徒手賭一雌雄何如羸拏曰甚善兩下約退軍士就于戰場放對一來一往各無破綻約鬪五十餘合季友之

子行父時年八歲友甚愛之俱至軍中時在旁觀鬪見父親不能取

勝連呼孟勞何在

又是一個八歲孩子真是奇事

季友忽然醒悟故意賣箇破綻讓

換拏趕入一步季友略一轉身于腰間拔出孟勞回手一揮連肩帶

額削去天靈蓋半邊刀無血痕真實刀也軍見主將劈倒不待交

鋒各自逃命季友全勝唱凱還朝僖公親自迎至于郊立爲上相賜

費邑爲之采地季友奏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公之孫臣以社稷

之故鳩叔牙縊慶父大義滅親臣非得已今二子俱絕後而臣獨叨

榮爵受大邑臣何顏見桓公于地下僖公曰二子造逆封之得無非

典季友曰二子有逆心無逆形且其死非有刀鋸之戮也宜並建之

以明親親之誼僖公從之乃以公孫敖

慶父子

繼慶父之後是爲孟孫

氏慶父字仲後人以字爲氏本曰仲孫因諱慶父之惡改爲孟也孟

孫氏食采于成

今在兗州府寧陽縣

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爲叔孫氏食采

于郕

朝邑上平州東門

季友食采于費

在今兗州費縣

加封以汶陽之田是爲季孫

氏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並執**魯**政謂之三桓是曰**魯**南門無

故自崩

立後可也并執魯政失賞罰識者以爲高而忽傾異曰必有之經矣城門自崩天示儆也

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手文徵異已褒功

孟叔如何亦並封

亂世天心偏助逆

三家宗裔是桓公

話說**魯**桓公知姜氏在**邾**謂管仲曰**魯**桓閔二公不得令終皆以我

姜之故

謂女姜哀姜

若不行討**魯**人必以爲戒姻好絕矣管仲曰女子旣

嫁從夫得罪夫家非外家所得討也君欲討之宜隱其事桓公曰善

乃使豎貂往**邾**送姜氏歸**魯**姜氏行至夷

齊地今來州府高密縣

宿館舍豎貂

乃使豎貂往

**邾**送姜氏歸

**魯**姜氏行至夷

宿館舍豎貂

告姜氏曰夫人與弑二君○莫不聞之夫人卽歸何面目見太廟

乎不如自裁猶可自蓋也蓋謂掩魂姜氏聞之閉門哭泣至半夜寂然豎

貂啓門視之已自縊死矣豎貂告夷宰使治殯事飛報僖公信公迎

其喪以歸葬之成禮曰母子之情不可絕也謚之曰哀故曰哀姜後

八年僖公以莊公無配仍耐哀姜于太廟此乃過厚之處却說○桓

公自救○定○以後威名愈振諸侯悅服桓公益信任管仲專事飲

獵爲樂一日獵于太澤之陂豎貂爲御車馳馬驟較射方懽桓公忽

然停目而視半晌無言若有懼容豎貂問曰君盱目何所視也桓公

曰寡人適見一鬼物其狀甚怪而可畏良久忽滅殆不祥乎豎貂曰

鬼陰物安敢書見桓公曰先君自姑勞而見大豕是亦晝也汝爲我

亟召仲父豎貂曰仲父非聖人烏能悉知鬼神之事桓公曰仲父能

識余兒何謂非聖豎貂曰君前者先言兪兒之狀仲父因達君之意

飾美說以勸君之行也君今但言見鬼勿洩其狀如仲父言與君合

則仲父信聖不欺矣桓公曰諾乃趨駕歸心懷疑懼是夜遂大病如

瘧明日管仲與諸大夫問疾桓公召管仲與之言見鬼寡人心中畏

思不能出口仲父試道其狀管仲不能答曰容臣詢之豎貂在傍笑

曰臣固知仲父之不能言也桓公病益增管仲變之懸書於門如有

能言公所見之鬼者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有一人荷笠懸端首純

而來求見管仲管仲揖而進之其人曰君有恙乎管仲曰然其人曰

君病見鬼乎管仲又曰然其人曰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管仲曰子

能言鬼之狀否吾當與子共家言以家其人曰請見君而言之管仲

見桓公于寢室桓公方累重衾而坐使兩婦人摩背兩婦人搥足豎

貂捧湯立而後飲管仲曰君之病有能言者臣已與之俱來君可召

之桓公召入見其荷笠懸鵝心殊不喜遽問曰仲父言讖鬼者乃汝



乎對曰公則自傷耳鬼安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否對曰有之水

有罔象丘有崒罔象山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桓公曰汝試言委蛇

之狀對曰夫委蛇者其大如鼓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

聞轟車之聲聞則捩其首而立若是這等個樣子真是令人駭怕此不輕見見之者

必霸天下又好在此句桓公輾然而笑不覺起立曰此正寡人之對詞之藁也

所見也於此頓覺精神開爽不知病之何往矣桓公曰子何名對曰

臣名臯子西鄙之農夫也桓公曰子可留仕寡人遂欲爵爲大夫

皇子固辭曰公尊王室攘四夷安中國撫百姓使臣常爲治世之民

不妨農務足矣不願居官桓公曰高士也真是高士替得不差賜之粟帛命有

司復其家復重賞管仲豎貂曰仲父不能言而皇子言之仲父安得

受賞乎桓公曰寡人聞之任獨者暗任眾者明句傲服入下後世多少愚人愚人却偏

不肯聽微仲父寡人故不得聞皇子之言也豎貂乃服時惠王十

奈何

七年

**狄**國今山東濟南府有樂安城是也

侵犯

**邾**邦

姬姓

又移兵伐

**衛**

**懿**公使

人如**曹**告急諸大夫請救之桓公曰伐戎之役瘡痍未息且俟來春

救兵如救火豈有等到來春之理齊桓公露出馬脚來了合諸侯往救可也其冬

**衛**大夫甯速至

**曹**言**邾**已破**衛**殺**懿**公今欲迎公子燬爲君

**侯**大驚曰不早救

**衛**孤罪無辭矣不知**邾**如何破**衛**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人君不可有偏好有偏好多致有碍於國何也蓋君之所恃以

安固者民心也一有偏好則有損於民有損於民則有碍於國

矣只看衛懿公便是榜樣只因好鶴便重斂于民以充鶴糧既

要重斂自然不恤民之飢凍到有事時教他拚命出力效死疆

場何可得也故衛懿公之身死國亡不怪其好鶴只怪其好鶴而不恤民耳若人君有恤民之心卽偶有所好民亦樂于供給又何怨毒之有

衛懿好鶴重斂而不恤民固有死亡之道然在列國中比較起來却還不算已甚似不應至于如此大約衛朔眇殺兩兄致父驚死旣抗王入國又助逆親犯王城罪大惡極天欲滅其嗣故報之于其子使授此慘禍也吁可畏哉

已知衛有狄人之難而不往救出救邢之軍而故緩其期邢衛之潰亡齊桓不得無罪然遷邢封衛實齊爲之倡不吝財貨不辭勞若卒存二國而又安之其功亦不可泯也齊兵伐戍之役獨任其勞深入險遠之地運餼二國之君卒能闢地而安居則兵力非有不足也救邢之役有宋曹含兵有邢爲內應若用其

謀方狄豈果不可勝哉挫其鋒而折其氣彼來有所傷而去無所得申中國之威沮狄人之計亦可希數世之安也乃計不出此而恣狄以潰邢邢潰則狄人之所欲得焉雖能驅之使遁而兵鋒未挫銳氣未降旣無所懲于前安望其戒于後哉徒以徹中國而飽貪夷吾未見其計之得也

今之瘍醫人凡有小癰召使視之論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則姑養之或反投毒劑焉俟其潰爛痛楚因頓不可忍乃徐爲之定痛而生肌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奏功也病家亦從而稱之曰實有大造于我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疾或爲疔瘡或爲腫毒或再甚而爲癰疽此其難治固不止什伯于小癰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妙方施妙藥不旬

數日而病遂霍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瘍醫也而病者不曰病小不足爲則曰天地神祇之我祐也不爲無功或反得罪焉故醫者相傳皆故困之而後救之于以取名而索賄于心知其然而無可奈何也今之居間者人有小怨召而請焉論其才力非不能說之使解也而彼則姑待之或反加撥置焉依其爭訟角鬪煩擾不可耐乃徐爲之兩和而平處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排解也而有事者亦從而感之曰實有大益于我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非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情或關門戶或關面顏或再甚而有關於身家性命此其難處固不止什伯于小怨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急心施妙筭不銖兩費而事遂脫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居閒也而有事者不曰吾理之本長

則曰他人必將更易也不惟無功或且得罪焉故居間者相煽  
皆故困之而後解之于以取名而索賄子目覩其然而無可  
奈何也齊桓管仲之于邢衛殆亦前三者之智也然瘍醫居間  
之計不過損于人而遷邢存衛及恣狄以爲中國憂是皆非損  
于己者也然則齊桓管子之計其尙出于瘍醫居間下哉

齊桓責楚之言歷來議論不一大約齊雖主盟中國兵力終不  
如楚不足以制之若責以僭王猾夏之罪楚必不服責之而不  
服霸業不成矣故責以包茅命其易于認過但約同列國出兵  
一番若單只責其包茅又嫌其過于輕易故遠引昭王之事亦  
爲後來易于轉灣地步耳故管子曰楚必復遣使吾因取成焉  
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已是明明白白情見乎詞矣  
齊國賢才頗衆伐蔡討楚事體不爲不重大而衝鋒一第隊却

又遣一豎人貂齊桓之不檢甚矣獨怪管子亦在軍中乃不諫  
阻何耶卒之漏洩軍情使楚得以爲備幸而管子持重措詞有  
方遂將就取成得以全軍而退倘或不然楚人佯爲不知誘以  
深入重地而後潛行抄襲不幾喪帥辱國爲天下笑耶用人不  
當幾羅不測之殃吾今日念之猶覺有岌岌之勢也

屈完兩番奉使前對齊侯可謂不辱國命後只願盟而不請戰  
是識得大體者

話說圖惠公之子懿公自圖惠王九年嗣位在位九年般樂怠傲不  
恤國政只是此四字要緊若有恤國政好鶴尚可不勿也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

按浮邱伯相鶴經云

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  
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于六百年形定體尙

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亦食于水故其喙長棲于陸故其足  
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  
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驎也鶴之上  
相隆鼻短口則少眼高脚跖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  
毛則喜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音波骨也髀纖趾則能行  
那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好之俗諺云上人不好下人不  
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弋人百方羅致都來進獻  
自苑囿宮庭處處養鶴何止數百有西高帝咏鶴詩爲証

八風舞遙翻

九野弄清音

一摧雲間志

爲君苑中禽

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  
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于車前號曰鶴將軍這等都是小兒舉動



不謂國君亦然可笑之甚養鶴之人亦有常休厚歛于民以充鶴糧又見一句要緊語若不厚

歛于民則鶴有根亦尚不効也民有饑凍全不撫恤若能撫恤百姓則鶴與人并大

夫石祁子乃石碯之後石駘仲之子為人忠直有名與甯莒子名連音台

同秉國政皆賢臣也二人進諫屢次俱不聽公子燬乃惠公庶兄公

子碩烝于夷姜而生者即文公也燬知圖必亡托故如圖齊桓公妻

以宗女竟留圖國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之寃即此一句可見國人不伏不盡

山于好自惠公復位之後百姓日夜咒咀若天道有知必不終于祿

位只因急子與壽俱未有子公子碩早死黔牟已絕世燬有賢德所

以人心俱歸附之及懿公失政公子燬出奔圖人無不含怨却說北

突厥大同地自圖太王之時音重欲五強盛逼太王遷都于岐及武王一突厥

統周公南懲荆舒北膺戎狄中國久安迨平王東遷之後南蠻北狄

交肆其橫單說北狄主名曰聃瞍控絃數萬常有迭蕩中原之意及

開魯伐山戎樓瞞怒曰魯兵遠伐必有輕我之心當先發制之乃驅

胡騎二萬伐魯姬姓小國殘破其國聞魯謀救魯遂移兵向魯時魯懿公

正欲載鶴出遊謀報到魯大寇懿公大驚卽時斂兵授甲爲戰守計

百姓皆逃避村野不肯卽魯懿公使司徒拘執之須臾擒百餘人來

問其逃避之故眾人曰君用一物足以禦狄安用我等懿公問何物

眾人曰鶴懿公曰鶴何能禦狄耶眾人曰鶴旣不能戰是無用之物

君敝有用以養無用百姓所以不服也懿公曰寡人知罪矣願散鶴

以從民可乎石祁子曰君亟行之猶恐其晚也懿公果使人縱鶴鶴

素受養盤旋故處終不肯去將軍繼主可謂忠臣石甯二大夫親往街市述

魯侯悔過之意百姓始稍稍復集魯兵已殺至熒澤河北地名頃刻三報

石祁子奏曰魯兵驍勇不可輕敵臣請求救于魯懿公曰魯昔曰奉

命來伐雖然退兵我國並未修聘謝爲何早不聘謝直至今日方纔想起耶安肯相救

不如一戰以決存亡甯速曰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懿公曰孤不親

行恐人不用心人之用此與否豈在親行乎乃與石祁子玉玦使代理國政曰卿

決斷如此決矣與甯速失使專力守禦又曰國中之事全委二卿寡

人不勝狄不能歸也石甯二大夫皆垂淚懿公分付已畢乃大集車

徒使大夫渠孔為將子伯副之黃夷為先鋒孔嬰齊為後隊一路軍

人口出怨言懿公夜往察之軍中歌曰

鶴食祿民力耕鷦乘軒民操兵狄鋒厲兮不可撓欲戰兮九死而

一生鶴今何在兮而我瞿瞿為此行

懿公聞歌悶悶不已大夫渠孔用法太嚴人心益離行近勞澤見敵

軍千餘左右紛馳全無行次渠孔曰人言狄勇虛名耳誘兵之計也不勝得便來

臨陣其即命鼓行而進狄人詐敗引入伏中一時呼哨而起如天崩

敗宜矣地場將圖兵截做三處你我不能相顧圖兵原無心交戰見敵勢兇

微盡棄車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渠孔曰事急矣請偃大旆君微服下車尙可脫也懿公嘆曰二三子苟能相救以旆爲識不然去旆無益也寧孤一死以謝百姓耳須臾圖兵前後隊俱敗黃夷戰死孔嬰齊自刎而亡狄軍圍益厚子伯中箭墜車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破狄人砍爲肉泥全軍俱沒鬻翁有詩云

曾聞古訓戒禽荒

一鶴誰知便喪邦

葵澤當時遍燐火

有能騎鶴返仙鄉

狄人囚圖太史華龍滑禮孔欲殺之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詒之曰我太史也豈掌國之祭祀我先往爲汝白神不然鬼神不汝祐國不可得也騁購信其言遂縱之登車甯速方戎服巡城望見單車馳到認是二太史大驚問主公何在曰已全軍覆沒矣狄師強盛不可坐待滅亡宜且避其鋒甯速欲開門納之禮孔曰與君俱出不與君俱

入人臣之義謂何吾將事吾君于地下遂拔劍自刎

一個見得有華理是個忠臣

龍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

一個不牙得也有理蓋史氏實是

生者比也甯速與石祁子商議引著一侯宮眷及公子申乘夜乘小車出

城東走華龍滑抱典籍從之國人聞二大夫已行各攜男抱女隨

後逃命哭聲震天一兵乘勝長驅直入一城百姓奔走落後者盡被

殺戮又分兵追逐石祁子保宮眷先行甯速斷後且戰且走從行之

民半罹音薛刀將及黃河喜得一桓公遣兵來迎備下船隻是夜渡河

狄兵方纔退去將一國府庫及民間存留金粟之類劫掠一空來意

為此這也罷了隨烈內也其城廓這是什麼意思可恨一滿載而歸不在話下却說一大夫弘

演先奉使聘一比及反役一已破滅一侯死于熒澤往見其屍一

路看見骸骨暴露血肉狼籍不勝傷感行至一處見大旆倒于荒澤

之傍弘演曰旆在此屍當不遠矣未數步聞呻吟之聲前往察之見

一小內侍折足而臥

凡人獨得不死亦奇

弘演問曰汝認得主公死處否內侍

指一堆血肉曰此卽主公之屍也吾親見主公被殺爲足傷不能行

走故臥守於此欲俟國人來而示之弘演視其屍體俱已零落不全

惟一肝完好弘演對之再拜大哭乃獲命於肝前如生時之禮事畢

弘演曰主公無人收葬吾將已身爲棺耳囑從人曰我死後埋我於

林下俟有新君方可告之遂拔佩刀自剖其腹手取懿公之肝納于

腹中

這個可以不必然出于呂氏存秋其事亦未可全信蓋這等死夫于義無取也

須臾而絕從者如言埋

掩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察聽新君消息却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

登舟甯速收拾遺民隨後趕上至于潛邑點查男女纔存得七百有

二十人狄人殺戮之多豈不悲哉

官註也陳涉

二大夫相議國不可一日無君其

奈遺民太少乃于其滕二邑十抽其三共得四千有餘人連遺民湊

成五千之數卽于潛邑創立盧舍扶立公子申爲君是謂戴公宋桓

公御說說桓公新臣各遣人致唁戴公先已有疾立數日遂薨帝速

如齊迎公子燬嗣位齊桓公曰公子歸自敝邑將守宗廟若器用不

具皆寡人之過也乃遣以良馬一乘四馬曰乘祭服五稱全副牛羊豕鷄

狗各三百隻又以魚軒魚足贈其夫人兼美錦三十端命公子無虧

帥車三百乘送之並致門材使立門戶公子燬至濰邑弘演之從人

同折足小內侍俱到備述納肝之事公子燬先遣使具棺往葵澤收

殮一面爲懿公戴公發喪追封弘演錄用其子以旌其忠諸侯重禮

桓公之義多有弔賻禮惠王十八年冬十二月也其明年春正月

齊侯燬改元是爲文公纔有車三十乘寄居民間甚是荒涼文公布

衣帛冠蔬食菜羹衛文閔是賢君然富此早起夜息撫安百姓人稱

其賢公子無虧辭回齊國留甲士三千人協戍濰邑以防狄患無虧

同見桓公言齊燬草創之狀并述弘演納肝之事桓公嘆曰無道之

君亦有忠臣如此者乎其國正無艾也管仲進曰今留戍勞民不如

擇地築城

一勞永逸桓公以爲然正欲糾合諸侯同役忽

周公

子所封今

邢貢縣遣人告急言狄兵又到本國勢不能支伏乞救援桓公問

管仲曰可救乎管仲對曰諸侯所以事齊謂齊能拯其災患也不

能救齊又不救齊霸業隕矣桓公曰然則齊之急孰先管仲對曰

俟齊患既平曰而城齊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卽傳檄宋魯曹

各國合兵救齊俱于聶北地取齊宋魯二國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

方張齊力未竭狄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

齊不支狄必潰狄勝齊必疲驅疲狄而援潰齊所謂力省而功多者

也待其而疲而驅狄以援齊疲爲得計俟齊之既潰而存之則功雖

而功不多况狄勝而齊潰則齊之府庫玉帛皆盡于狄狄欲

其謀幾言待齊兵到乃屯兵于聶北遣謀打探齊狄攻守消息史



臣有詩譏管仲不早救齊乃霸者養亂爲功之謀也詩云

救患如同解倒懸 提兵那可復遷延

從來霸事遜王事 功利偏居道義先

話說三國駐兵聶北約及兩月狄兵攻齊晝夜不息齊人力竭潰圍

而出諜報方到齊國男女填湧而來計其殺傷當復不少俱投奔魯營求救內

一人哭倒在地乃齊侯叔顏也桓公扶起慰之曰寡人相援不早以

致如此罪在寡人當請宋公曹伯共議驅逐狄人即日拔寨都起狄

主睽瞞擄掠湍欲無心戀戰聞三國大兵將至放起一把火望北飛

馳而去比及各國兵到只見一派火光狄人已遁正是得志而去何曾疲來桓公

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尙可居否叔顏曰百姓逃難者大半在

夷儀地方州願遷夷儀以從民欲齊國便可存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

築築夷儀城使叔顏居之更爲建立朝廟添設廡舍牛馬粟帛之類

皆從魯國運至充物其中魯國君臣如歸故國歡祝之聲徹耳按出後傳

狄伐魯遂為

衛文公所混事畢宋欲辭魯歸國祖公曰魯國未定城而不城音不盛土對

魯其謂我何諸侯曰惟霸君命桓公傳令移兵向魯凡畚播之屬

盡攜帶隨身魯文公燬遠遠相接桓公見其大布為衣大帛為冠不

改喪服側然久之乃曰寡人籍諸君之力欲為君定都未審何地為

吉文公燬曰孤已卜得吉地在於楚邱但版築之費非亡國所能辦

耳桓公曰此事寡人力任之即日傳令三國之兵俱往楚邱興工復

運門材重立朝廟謂之封魯文公感魯再造之恩為木瓜之詩以

詠之詩云

投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

木李兮報之以瓊玖

當時稱桓公存三亡國謂立僖公以存魯城夷儀以存鄭城楚邱以

存獨有此三大功勞此所以謂五霸之首也潛淵先生讀史詩云

周至東遷綱紀摧 桓公糾合振傾頽

興滅繼絕存三國 大義堂堂五霸魁

時楚成王熊惲任用令尹子文圖治修明國政有志爭霸聞齊侯救

邾存衛頌聲傳至荆襄楚成王心甚不樂謂子文曰齊侯布德沽名

酒各二字正是齊相一生病痛人心歸向寡人伏處漢東德不足以懷人威不足以

攝眾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恥之干文對曰齊侯經營伯業於今

幾三十年矣彼以尊王爲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鄭居南北之間爲

中原屏蔽王若欲圖中原非得鄭不可成王曰誰能爲寡人任伐鄭

之事者大夫鬬章願往成王與車二百乘長驅至鄭却說鄭自純門

受師以後日夜隄防楚兵探知楚國興師鄭伯大懼卽遣大夫咄伯

率師把守純門使人星夜告急于齊侯傳檄大合諸侯于榿音甚齊地

將謀救○鬪章知○有準備又聞○齊救將至恐其失利○界而返○

成王大怒解佩劍賜鬪廉使即軍中斬鬪章之首鬪廉乃鬪章之兄

也既至軍中且隱下○王之命密與鬪章商議欲免國法必須立功

方可自贖鬪章跪而請教鬪廉曰○知退兵謂汝必不驟來若疾走

襲之可得志也鬪章分軍爲二隊自率前隊先行鬪廉率後隊接應

却說鬪章銜枚臥鼓悄悄地侵入○界恰遇昉伯在界上點閱車馬昉

伯聞有寇兵正不知何國○敵兵來去俱不得知○慌忙點兵在界上逸

住廝殺不期鬪廉後隊已到反抄出○師之後腹背夾攻昉伯力不

能支被鬪章以一鐵簡打倒雙手拿來○此等無用之人拿來正好○鬪廉乘勝掩殺

兵折其大半鬪章將昉伯上了囚車便欲長驅入○鬪廉曰此番

掩襲成功且徒免死敵僥倖從事耶乃即日班師鬪章歸見○成王

叩首請罪奏曰臣回軍是誘敵之計非怯戰也成王曰既有擒將之

功

功權詐準罪但鄭國未服如何撤兵鬪廉曰恐兵少不能成功懼虜國威成王怒曰汝以兵少爲辭明是怯敵今添兵車二白乘汝可再往若不得鄭城休見寡人之面鬪廉奏曰臣願兄弟同往若鄭不投降當縛鄭伯以獻成王壯其言許之乃拜鬪廉爲大將鬪章副之共率車四百乘重望鄭國殺來史臣有詩云

荆襄自帝勢炎炎

蠶食多邦志未厭

漆洧何辜三受伐

解懸只把竊君贍

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復遣人如齊請救管仲進曰君數年以來救

燕存魯城邾封衛恩德加于百姓大義布于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

此其時矣君若救鄭不如伐齊伐齊必須大合諸侯觀此數語便知齊有畏楚之心

桓公曰大合諸侯齊必爲備可必勝乎管仲曰齊人得罪於君君欲

討之久矣齊接壤誠以討齊爲名因而及楚兵法所謂出其不意

者也先時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爲第三夫人一日桓公與姬共

登小舟遊于池上採蓮爲樂姬戲以水灑公公止之姬知公畏水

故蕩其舟水灑公衣公大怒曰婢子不能事君乃遣豎貂送姬歸

國穆公亦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其妹更嫁于國爲

成王夫人一國之君尚喜娶再醮之婦爲夫人何也桓公深恨侯故管仲言及之桓公

曰黃州俱姬姓國二國江今九江黃今不堪暴遣使納款寡人欲與會盟伐

之曰約爲內應何如管仲曰遠而近一向服所以僅

存今昔而從人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阻道路之遙

不救則乖同盟之義况中國諸侯五合六聚儘可成功何必借助葛

爾管子全在利害上講未爲盡善不如以好言辭之桓公曰遠國慕義而來辭之將

失人心桓公之言亦只說得半邊管仲曰君但識吾言于壁異日勿忘之急

也桓公遂與二君盟會密訂伐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爲期二

也桓公遂與二君盟會密訂伐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爲期二

君言魯人助魯爲虐天下稱爲荆魯不可不討桓公曰寡人

常先取魯國以剪魯冀乃密寫一書付於魯子魯與魯近魯麻嫁爲

魯桓公第二夫人有婚姻之好一向歸附於魯故桓公以魯事囑之

魯果引兵襲取魯國桓公卽命魯子屯兵魯城以備緩急魯黃二君

各守本界以候調遣其後管仲死楚果與師先滅黃繼魯僖公遣季

友至魯謝罪稱有魯莒之隙不得共魯之役今聞會盟魯特來

申好嗣有征伐願執鞭前驅桓公大喜亦以伐魯之事密與訂約時

魯兵再至魯國魯文公請成以紓民禍大夫孔叔曰不可魯方有事

於魯以我故也人有德于我棄之不祥宜堅壁以待之於是再遣使

如魯告急桓公授之以計使揚言魯救卽至以緩魯至期或君或臣

率一軍出虎牢於上魯取魯等候協力攻魯於是遍約宋魯陳魯曹

許之君俱要如期起兵名爲討魯實爲伐魯明年爲魯惠王之十三

年春正月元日。桓公朝賀已畢，便議討蔡一事，命管仲爲大將，率

領隰明賓、須無、鮑叔牙、公子開方、豎人貂等出車三百乘，甲士萬人，

分隊進發。太史奏七日出軍，上吉。豎貂請先率一軍。這等人如何可使獨高一面。

潛行掠蔡，就會集各國車馬。桓公許之。蔡人恃蔡，至不設備，直待

兵到時方纔斂兵計守。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喝令攻城。至夜方退。

蔡穆公認得是豎貂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受其恩惠，蔡姬退回，

又是他送去的，曉得是宵小之輩，乃于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求

其緩兵。豎貂受了，遂私將侯糾合七路諸侯先侵蔡，後伐蔡一段

軍機備細洩漏於蔡。不日各國軍到將蔡城蹂爲平地，不及早逃

遁爲上使者回報。侯大驚，當夜率領宮眷開門出奔。國百姓爲

主，卽時潰散。豎貂自以爲功，飛報侯去，訖却說侯至，見了成

王備述豎貂之語，成王方省。謀傳令簡闕兵車準備戰守，一面撤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三十一



回國章伐之兵數日後侯兵至上蔡豎招謁見已畢七路諸侯陸績俱到一個個躬率車徒前後來助戰軍威甚壯那七路

宋桓公御說魯僖公申陳宣公杵臼衛文公燬鄭文公捷曹昭公

班許穆公新臣

連主伯桓公小白共是八位內穆公抱病力疾率師先到蔡地桓公嘉其勞使序于曹伯之上是夜穆公薨侯留蔡三日爲之發喪命魯國以侯禮葬之七國之師望南而進直達魯界只見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停車道左磬折而言曰來者可是不侯可傳言楚國使臣奉侯久矣那人姓屈名完乃楚之公族官拜大夫今奉楚王之命爲行人使于魯師桓公曰楚人何以豫知吾軍之至也管仲曰此必有人漏洩消息旣彼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使彼自愧屈可不戰而降矣管仲亦乘車而出與屈完車上拱手屈完開

言曰寡君聞上國車徒辱于敝邑使下臣完致命寡君命使臣辭曰

**○**各君其國**○**居于北海○近于南海雖風馬牛不相及也北北相誘

**○**不知君何以涉于吾地敢請其故管仲對曰昔**○**成王封吾先君

太公于**○**使召康公○賜之命辭曰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

**○**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地北至無棣地北有不共王職

汝勿赦宥自**○**室東遷諸侯放恣寡君奉命王盟修復先業爾**○**國

於南荆當歲貢包茅以助王祭自爾缺哀無以縮酒寡人是微且昭

王南征而不返亦爾故也爾其何辭屈完對曰**○**失其綱朝貢廢缺

天下皆然豈惟南荆雖然包茅不人寡君知罪矣敢不共給以承君

命若夫昭王不返惟膠舟之故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敢任咎完將

復于寡君言畢塵車而退管仲告桓公曰**○**人崛起未可以口舌屈

也宜進逼之乃傳令入軍同發直至陘山楚地潁川召離漢水不遠

管仲下令就此屯札不可前行諸侯皆曰兵已深入何不濟漢決一

死戰而逗留于此管仲曰既遣使必然有備兵鋒一交不可復解

非在他也今吾頓兵此地遙張其勢懼吾之眾將復遣使吾因取

成焉以討出以服歸不亦可乎將就了事聊諸侯猶未深信議

論紛紛不一却說成王已拜鬪子文爲大將蒐甲厲兵屯于漢南

只等諸侯濟漢便來邀擊謀報八國之兵屯駐陘地子文進曰鬪仲

知兵不萬全不發今以八國之眾逗留不進是必有謀豈料其強無

事耳當遣使再往探其強弱察其意向或戰或和決計未晚成王曰

此番何人可使子文曰屈完既與夷吾議面宜再造之屈宗奏曰缺

貢包茅臣前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以解兩國之紛若欲請

戰別遣能者屈完說定請成方去成王曰戰盟在卿自裁寡人不汝

制也屈完乃再至軍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歛楚大夫

會蔡丘義戴周天子

齊桓伐楚一事最是出醜費了許多經營心力却不曾占得楚人分毫便宜既不能震之以兵威又不能屈之以口舌屈完初次說問諸水濱後次說眾無所用反受其侮最要是盟會一着而八國之君勞師動眾僅與楚之行人大夫一談辱亦甚矣况旋師未幾楚即動圍許之兵齊人既不能復行征伐又不能責之以詞徒爲楚人所笑耳齊桓至此霸業垂成幸有服楚之虛名便已心滿意足非真有久遠之謀也前叔詹之策楚元曰且求勝者亦必畏敗真是曉事之言吾于桓仲伐楚之役也亦云輒濤塗與申侯相忌相傾固是小人常態然亦互有巧拙如二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三十四  
人共義說齊侯兵出東方便當二人同說轅濤塗只欲自己居  
功故獨自進言所以申侯得行其詐諸侯之尊周齊之力也齊  
楚并雄未見強弱舍齊事楚實爲禍基申侯只欲順鄭君一時  
之心不慮後來之患所以濤塗得用其讒總之申侯貪而愚貪  
則惟欲求利愚則不知慮患濤塗狡而險狡則其設謀深險則  
其害人毒此是二人分別處不可不知

惠王親愛于頽之禍幾及于危便自己偏心一動便欲廢嫡立  
庶已是可笑却反怪諸侯推戴世子忘齊桓之功而就乍附之  
楚不知是何肺腸楚之效順亦齊力也宰孔說得甚明惠王豈  
有不知只是偏心所蔽便都不顧耳

偏愛怒齊固是惠王不是然齊桓舉動亦復欠妥擁戴世子以  
安儲位固也請見請盟亦已足矣久留于外事實可疑惠王一

則曰諸侯不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再則曰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心則偏愛之心而其言則不爲無理齊桓管仲其亦失計也夫

齊王知惠王之偏愛將以亂周故擁戴世子以杜其邪謀固爲善計乃至子已則棄無虧而欲立昭且囑之于隣國何耶處人則明處已則昏其齊桓之謂歟

管仲知易牙豎貂之奸恐其亂政及已之身能得于君除之可也無虧未聞失德乃棄長而立幼又不除去豎貂易牙是明啓作亂之端而又貽之以柄矣後五公子之亂管仲不得辭其咎也

齊桓雖然稱霸然生平缺略處尙多却使氣驕志滿思欲封禪又宮室壯麗服御僭侈中下之材耳管仲不能諫止乃效其所

爲而託言分謗又委曲其說以解之其意可知矣先師云管仲之器小哉蓋謂其易盈耳

話說屈完再至齊軍請面見齊侯言事管仲曰使復來請盟必矣君其禮之屈完見桓公再拜桓公答禮問其來意屈完曰寡君以不貢之故致于君討寡君已知罪矣君若肯退師一舍寡君敢不惟命是聽桓公曰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俾寡人有辭於天子又何求焉屈完稱謝而去歸報齊王言齊侯已許臣退師矣臣亦許以入貢君不可失信也少頃諜報入路軍馬拔寨俱起齊王再使探實回

言退三十里在召陵

地在開封府鄆城縣西

駐札

齊王曰齊師之退必畏我也

只此一句便知欲悔入貢之事子文曰彼入國之君尚不失信於匹夫謂屈完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齊王嘿然乃命屈完實金帛入

車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復備菁茅一車在齊軍前呈樣過了然後

貢表如**周**進貢却說**魯**穆公喪在本國世子業嗣位主喪是爲僖公

感桓公之德遣大夫百佗

百里之子

率師會於召陵桓公聞屈完再到分

付諸侯將各國車徒分爲七隊分別七方**齊**國之兵屯於南方以當

楚衝俟**齊**軍中鼓起七路一齊鳴鼓器械盛甲勢要十分整齊以強

中國之威勢屈完既入見**齊**侯陳上犒軍之物桓公命分派入軍其

菁茅驗過仍令屈完收管自行進貢桓公曰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

兵乎屈完曰完僻居南服未及睹中國之盛願借一觀桓公與屈完

同登戎輅望見各國之兵各占一方聯絡數十里不絕**齊**軍中一聲

鼓起七方鼓聲相應正如雷霆震擊駭地驚天桓公喜形於色謂屈

完曰寡人有此兵眾以戰何患不勝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對曰君所

以主盟中夏者爲天子宣布德意撫恤黎元也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敢不服若恃眾逞力**齊**國雖褊小有方城爲城

方城今南陽奇裕用地

漢水爲



池池深城峻雖有百萬之眾正未知所用耳桓公面有慙色謂屈完

曰大夫誠也之良也寡人願與若國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對曰君

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於同盟寡君其敢自外請與君定

盟可乎桓公曰可是晚留屈完宿於營中設宴款待次日立壇於召

陵桓公執牛耳爲主盟管仲爲司盟屈完稱也君之命也立載書也

大得便宜中自今以後世通盟好桓公先歆七國與屈完以次受歆

禮畢屈完再拜致謝管仲私與屈完言請放也伯也還也屈完亦代也

侯謝罪兩下各許諾管仲下令班師途中鮑叔牙問於管仲曰也之

罪僭號爲大吾子以包茅爲辭吾所未解管仲對曰也僭號已三世

矣我是以擯之也同於蠻夷也儻責其草號也肯俛首而聽我乎若其不

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復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

矣吾以包茅爲辭使彼易於其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

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

只是伯楚之甚連此來亦是不得已耳

鮮叔牙

嗟歎不已胡曾先生有詩曰

奄王南海目無周

仲父當年善運籌

不用寸兵成欵約

千秋伯業誦齊侯

又髯翁有詩譏桓仲苟且結局無害於楚所以齊兵退後楚兵侵犯中原如故桓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詩云

南望躊躇數十年

遠交近合各紛然

大聲罪狀謀方壯

直革淫名局始全

昭廟孤魂終負痛

江黃義舉但貽愆

不知一畝成何事

依舊中原戰血鮮

**陳**大夫轅塗壽聞班師之令與陳大夫申侯商議曰師若取道於陳

**鄭**糧食衣履所費不貲國必甚病不若東循海道而歸使徐承供

給之勞吾二國可以少安申侯曰善子試言之濤塗言於桓仲曰君  
北伐國南伐國若以諸侯之眾觀兵於東夷東方諸侯畏君之威敢  
不奉朝請乎桓公曰大夫之言是也少頃申侯請問桓公召入申侯  
進曰臣聞師不踰時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霜露風雨師力疲矣若  
取道於國糧食衣屨取之猶外府也若出於東方儻東夷梗路恐  
不堪戰將若之何濤塗自恤其國非善計也君其察之桓公曰微大  
夫之言幾誤吾事乃命執濤塗於軍使國伯以虎牢之地賞申侯之  
功因使申侯大其城邑爲南北藩蔽國伯雖然從命自此心中有不  
樂之意國侯遣使納賂再三請罪桓公乃赦濤塗諸侯各歸本國桓  
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在青州府臨胸縣三百戶以益其封  
焉楚王見諸侯兵退不欲貢茅屈完曰不可以失信於國且楚惟絕  
周故使國得私之以爲重若假此以自通於國則我與國其之矣楚

王曰奈二王何言稱王不使上表屈完曰不序爵伯稱遠臣某可也如此頗善處屈

完之才真可愛王從之即使屈完為使賫菁茅十車加以金帛共獻天子

周惠王大喜曰不共職久矣今效順如此殆先王之靈乎乃告於

文武之廟因以胙賜謂屈完曰鎮爾南方毋侵中國屈完再拜稽

首而退屈完方去後桓公遣隰朋隨至以服楚貢已至而齊告服楚之使方

來何太褻也惠王待隰朋有加禮隰朋因請見世子惠王便有不樂之色

乃使次子帶與世子鄭一同出見隰朋微窺惠王神色似有倉皇無

主之意隰朋自歸謂桓公曰將亂矣桓公曰何故隰朋曰王

長子名鄭先皇后姜氏所生已正位東宮矣姜后薨次妃陳媯有寵

立為繼后有子名帶帶善於趨奉王愛之呼為太叔遂欲廢世子

而立帶臣觀其神色倉皇必然此事在心故也恐小弁之事復見於

今日君為盟主不可不圖桓公乃召管仲謀之管仲對曰臣有一計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三十九

可以定同桓公曰仲父計將安出管仲對曰世子危疑其黨孤也

之世雖君臣父子之閒亦以黨之衆寡爲強弱君今具表同王言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

會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桓公曰善

乃傳檄諸侯以明年夏月會於首止同再遣陽朋入同言諸侯願見

世子以申尊王之情同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因同勢強大且名正

言順難以辭之只得許諾陽朋歸報至次年春桓公遣陳敬仲先至

首止築宮以待世子駕臨夏五月同宋魯齊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並

集首止世子鄭亦至停駕於行宮桓公率諸侯起居子鄭再三謙讓

欲以賓主之禮相見桓公曰小白等忝在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

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詎

以太叔帶謀欲奪位之事桓公曰小白當與諸臣立盟共戴世子世

子勿憂也子鄭感謝不已遂留於行宮諸侯亦不敢歸國各就館舍

輪番進獻酒食

只此一番已足見推戴之意而定其位矣

及犒勞與從之屬子鄭恐久勞

諸國便欲辭歸京師桓公曰所以願與世子留連者欲使天王知吾

等愛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所以杜其邪謀也方今夏月大暑稍俟

秋涼當送駕還朝耳

這個主意却不妥當

遂預擇明期用秋八月之吉却說

惠王見世子鄭久不還轅知是齊侯推戴心中不悅更兼惠后與叔

帶朝夕在傍將言語浸潤惠王因宰周公孔來見謂之曰齊侯名雖

伐齊其實不能有加於齊

齊不能有加于楚他人人都說得獨有惠王說不得蓋齊之伐楚以尊周也楚許人貢

是已申尊周之義矣楚人多年不共王命今齊桓一出即能制楚使

求不可謂無加於楚矣况除楚之夕其列國之尊王無非齊力乎惠

王此言不思甚矣今齊人貢獻效順大非昔比未見齊之不如齊也齊又率

諸侯擁留世子不知何意將置朕於何地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齊伯使齊伯棄齊從齊因為孤致意齊君努力事齊無負朕意宰孔

奏曰齊之效順亦齊力也王奈何棄久暱之伯舅周齊世姻而就齊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三十九

附之蠻夷乎

宰孔之言甚為明白惠王為偏心所蔽故其言不入

惠王曰鄭伯不離諸侯不散

能保之無翼謀乎朕志決矣太宰無辭宰孔不敢復言惠王乃為

璽書一通封函甚固密授宰孔宰孔不知書中何語只得使人星夜

達於鄭伯文公啓函讀之言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不堪為嗣

朕意在次子帶也叔父

同姓諸侯例稱叔父

若能舍從共輔少子朕願委

國以聽鄭伯喜曰吾先公武莊世為王卿士領袖諸侯不意中絕夷

於小國厲公又有納王之勞未蒙召用今王命獨臨於我叔及焉

諸大夫可以賀我矣大夫孔叔諫曰以我故勒兵於今乃反

事是悖德也况翼戴世子天下大義君不可以獨異

此段語道理利害俱有說

得甚是明白鄭文為貪伯曰從霸何如從王且王意不在世子孤

心所蔽所以其言不入何愛焉孔叔曰之主祀惟嫡與長幽王之愛伯服桓公之愛子克

莊王之愛子頹皆君所知也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

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後必悔之

重申一編端說利害更爲明順鄭文只是不聽總爲貪心所蔽

耳大夫申侯曰天子所命誰敢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我去諸

侯必疑疑則必散盟未必成且世子有外黨太叔亦有內黨二子成

敗事未可知不如且歸以觀其變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托言國中

有事不辭而行齊桓公聞鄭伯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計鄭管仲

進曰鄭與同接壤此必同有人誘之一人去留不足以阻大計且盟

期已及侯成盟而後圖之桓公曰善於是卽首止舊壇歃血爲盟齊

宋齊魯衛鄭曹共是七國諸侯世子鄭臨之不與歃示諸侯不敢與

世子敵也盟詞曰凡我同盟共翼主儲匡靖王室有背盟者神盟殛

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暱就寡人

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諸侯皆降拜稽首

次日世子鄭欲歸七國各具車徒護送齊桓公同衛侯親自送出齊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境世子鄭垂淚而別史官有詩讚云

君王溺愛蒙嗣危

鄭伯甘將大義違

首止一盟諸位定

綱常賴此免凌夷

鄭文公聞諸侯會盟且將討鄭遂不敢從遂却說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喜曰吾得矣遂遣使通於申侯欲與鄭修好原來申侯先曾仕鄭有口才貪而善媚鄭文王甚寵信之及文王臨終之時恐後人不能容他贈以白璧使投奔他國避禍申侯奔鄭事厲公於櫟萬公復寵信如在鄭時及厲公復國遂爲大夫鄭臣俱與申侯有舊所以今日打通這個關節要申侯從中音德勇勳也德惠替鄭事申侯密言於鄭伯言非鄭不能敵齊况王命乎不然齊鄭二國皆將仇鄭鄭不支矣鄭文公惑其言乃陰遣申侯輸欵於齊周惠王二十六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圍新密卽新城時申侯尙在鄭言於成王曰鄭地

所以願歸字下者正謂惟足足以抗也也王不救鄭臣無辭以復命矣王王謀於羣臣令尹子文進曰召陵之役許穆公卒於軍中所憐也許事國最勤王若加兵於諸諸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王從之乃規將伐亦圍城諸侯聞被被圍果去鄭而救師師遂退申叔歸自自以爲有全之之功揚揚得意滿望加封伯伯以虎牢之役謂申侯已過分不加爵賞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明年春桓桓公復率師伐大夫大夫轅壽塗自伐歸歸時與申侯有隙乃爲書致孔叔曰

申侯前以國媚獨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使使子之君負德皆義自召干戈禍及民社雖雖是挾私報復然說道必必殺申侯兵兵

可不戰而罷

孔叔以書呈於文文公伯伯爲前日不聽孔叔之言逃歸不盟以致

齊兵兩次至鄭心懷愧悔亦歸咎於申侯乃召申侯責之曰汝言惟

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申侯方欲措辨齊伯喈教武士推

出斬之函其首使孔叔獻於齊軍曰寡君昔日誤聽申侯之言不終

君好今謹行誅使下臣請罪於幕下惟君侯赦宥之齊侯素知孔叔

之賢乃許鄭平遂會諸侯於甯母齊文公終以王命爲疑不敢公

然赴會使其世子華代行至甯母聽命子華與弟子臧皆嫡夫人所

出夫人初有寵故立華爲世子後復立兩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寵漸

衰未幾病死又有南燕地在河南衛輝府姑音吉氏之女爲媵於齊宮向未進御

一夕夢一偉丈夫手持蘭草謂女曰余爲伯儵音詩乃爾祖也伯儵乃南燕始封之

祖黃帝後姑姓今以國香贈爾爲子以昌爾國遂以蘭授之及覺滿室皆香

且言其夢同伴嘲之曰當生貴子是日齊文公入宮見此女而悅之

左右皆相顧而笑文公問其故乃以夢對文公曰此佳兆也寡人爲

汝成之遂命採蘭蕊佩之曰以此爲符夜召幸之有娠生子名之曰

蘭此女亦漸有寵謂之燕姑世子華見其父多寵恐他日有廢立之

事乃私謀之於叔詹叔詹曰得失有命子亦行孝而已又謀之於孔

叔孔叔亦勸之以盡孝子華不悅而去子臧性好竈集鵠音辜鳥名羽

以爲冠師叔曰此非禮之服願公子勿服子臧惡其直言訴於其兄

故子華與叔詹孔叔師叔三大夫心中俱有芥帶至是鄭伯使子華

代行赴會子華慮鄭侯見怪不願往叔詹促之使速行子華心中益

恨思爲自全之術既見鄭桓公請屏左右然後言曰鄭國之政皆聽

於洩氏鄭孔氏鄭叔詹鄭叔詹鄭又子人氏鄭師叔乃公三族逃盟之役三

族者實主之若以君侯之靈除此三臣我願以鄭附齊比於附庸子

口申雖只說欲去三族其實竟欲弑父桓公曰諾遂以子華之謀告

自立矣只看我願以鄭附齊一語便知於管仲管仲連聲曰不可不可諸侯所以服鄭者禮與信也子奸父

東周列國志

命不可謂禮以好來而謀亂其國不可謂信且臣聞此三族皆賢大  
夫鄭人稱爲三良所貴盟主順人心也違人自逞災禍必及以臣觀  
之子華且將不免君其勿許桓公乃謂子華曰世子所言誠國家大  
事俟子之君至當與計之子華面皮發赤汗流夾背遂辭歸管仲  
惡子華之好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比及子華復命詭  
言齊侯深怪君不親行不肯許成不如從鄭伯大唱曰逆子幾賣  
吾國尙敢謬說耶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中子華穴牆謀遁  
鄭伯殺之果如管仲所料公子臧奔宋鄭伯使人追殺之於途中鄭  
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再遣孔叔如齊致謝并乞受盟胡曾先生詠  
史詩曰

鄭用三良似屋楹

一朝楹撤屋難撐

子華好命思專國

身死徒留不孝名

此同惠王二十二年事也是冬同惠王疾篤王世子鄭恐惠后有變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魯未幾惠王崩子鄭與周公孔召伯廖商議且不發喪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王子虎言於魯侯乃大合諸侯於洮曹地文公亦親來受盟同歆者齊宋魯衛陳鄭曹許共八國諸侯各各修表遣其大夫如同那幾位大夫

齊大夫隰朋

宋大夫華秀老

魯之孫

魯大夫公孫放

衛大夫甯速

陳大夫轅選

濬塗子

鄭大夫子人師

曹大夫公子戊

許大夫百佗

八國大夫連轂而至羽儀甚盛假以問安爲名集於王城之外王子虎先驅報信王世子鄭使召伯廖問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固請謁見新王周召二公奉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稱君命以弔遂公請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爲襄王惠后與叔帶暗暗叫苦不敢復萌異

志矣襄王乃以明年改元傳諭各國襄王元年春祭畢命宰周公孔

賜胙於齊以彰翼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合諸侯於葵邱此

之合只是欲誇張一番耳時齊桓公在路上偶與管仲論及國事管仲曰國室嫡

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尙虛亦宜早建以杜後患桓公曰寡人

六子皆庶出也以長則無虧以賢則昭長衛姬無虧事寡人最久寡

人已許之立無虧矣易牙豎貂二人亦屢屢言之寡人愛昭之賢意

尙未決今決之於仲父管仲知易牙豎貂二人奸佞且素得寵於長

衛姬恐無虧異日爲君內外合黨必亂國政公子昭鄭姬所出鄭方

受盟假此又可結好乃對曰欲嗣伯業非賢不可君旣知昭之賢立

之可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聖正而名順最是妥當管子以和公曰

小人之故而并廢長幼之序爲失常矣彼無亂得乎和公曰

恐無虧揆長來爭奈何管仲曰國王之位待君而定今番會盟君試

擇諸侯中之最賢者以昭托之又何患焉桓公點首比至葵邱諸侯

畢集宰周公孔亦到各就館舍時宋桓公御說薨世子茲父讓國於

公子目夷

紫父庶兄

目夷不受茲父卽位是爲襄公襄公遵盟主之令雖

在新喪不敢不至乃墨衰

衰喪服以墨黑之

赴會管仲謂桓公曰

諸侯在喪

稱有讓國之美可謂賢矣且墨衰赴會其事甚恭儲貳之事可以

托之桓公從其言卽命管仲私詔宋襄公館舍致侯之意襄公親

白來見侯侯握其手諄諄以公子昭囑之異日仗君主持使主

社稷襄公愧謝不敢當然心感侯相托之意已心許之矣至會日

衣冠濟濟環珮鏘鏘諸侯先讓天使升壇然後以次而升壇上設有

天王虛位諸侯北面拜稽如朝覲之儀然後各就位次宰周公孔棟

胙東向而立傳新王之命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謂祭文武二王之廟

使孔賜伯

舅昨侯將下階拜受宰孔止之曰天子有後命以伯舅耄老

八十曰耄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欲從之管仲從旁進曰君雖謙臣不可以



不敬桓公乃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乎疾

趨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

登受二字此解甚明今人禮帖凡受人物皆曰登謬悞可笑

侯皆服齊之有禮桓公因諸侯未散復申盟好頌周五禁曰毋壅泉

毋遏糴毋易庶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婢人與國事誓曰凡我同盟言

歸於好但以載書

即誓書

加以牲主使人宣讀不復殺牲歃血諸侯無

不信服鬻翁有詩云

紛紛叛叛說春秋

攘楚尊周握勝籌

不是桓公功業盛

誰能不敵信諸侯

盟事已畢桓公忽謂宰孔曰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其典何如可

得聞乎

此事存執不裁其有無未可知以大體看來齊桓雖驕矜亦未必思及于此未可信也

宰孔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

泰山小山

封泰山者築土爲壇金泥玉簡以祭天報天之

功天處高故崇其土以象高也禪梁父者掃地而祭以象地之卑以

諸爲車菴稽爲籍祭而俺之所以報地三代受命而興獲祐於天地  
故隆此美報也桓公曰國都於安邑國都於亳國都於豐鎬泰山梁  
父去都城甚遠猶且封之禪之今二山在寡人之封內寡人欲微寵  
天王舉此曠典諸君以爲何如宰孔視桓公足高氣揚似有矜高之  
色乃應曰君以爲可誰敢曰不可桓公曰俟明日更與諸君議之諸  
侯皆散宰孔私詣管仲曰夫封禪之事非諸侯所宜言也仲父不能  
發一言諫止乎管仲曰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夷吾今且  
言之矣乃夜造桓公之前問曰君欲封禪信乎桓公曰何爲不信管  
仲曰古者封禪自無懷氏至於國成王可考者七十三家皆以受命  
然後得封桓公艱然曰寡人南伐國至於石陵北伐國我荆令國交斬

**狐竹**西涉流沙至於太行諸侯莫余違也寡人兵車之會三平宋亂

鄭國衣裳之會六雨即兩函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

東國新比洮葵邱國卷之五上五

以過於此封泰山禪梁父以示子孫不亦可乎管仲曰古之受命者

先有禎祥示徵然後備物而封其典甚隆備也鄙上部音曜之嘉黍

北里之嘉禾所以爲盛案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之靈茅王者受命

則生焉所以爲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祥瑞之物有

不召而致者十有五焉以書史冊爲子孫榮今鳳凰不來而鳴

鴉數至嘉禾不生而蓬蒿繁植如此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

歸笑於君矣太史公史記載有此桓公嘿然明日遂不言封禪之事

桓公既歸自謂功高無比益治宮室務爲壯麗凡乘輿服御之制比

於王者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爲三歸之臺之

在兗州府東附縣言民人歸諸侯歸四夷歸也又樹塞門以蔽內外設反堵

以待列國之使臣鮑叔牙疑其事問曰君奢亦奢君僭亦僭母乃不

可乎管仲曰夫主人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爲樂耳

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爲此亦聊爲吾君分謗也

吾代

管子之言曰亦圖

一日快意爲樂耳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爲然話分兩頭却說

圖

太宰孔自葵邱辭歸於中途遇見獻公亦來赴會宰孔曰會已撤

矣獻公頓足恨曰敝邑遼遠不及觀衣裳之盛何無緣也宰孔曰君

不必恨今者圖侯自恃功高有驕人之意夫月滿則虧水滿則溢

圖

之虧且溢可立而待不會亦何傷乎獻公乃回轍西向於路得疾回

至圖國而薨圖乃大亂欲知圖亂始末且看下回分解